

一眼千年 缘定根雕

□ 艾虎三

一进展厅,就被惊艳到了。树根传神了,活透了!一棵棵天然的根雕,被时光细细打磨的艺术品,静立在眼前。寿字凝福,双喜呈祥,过江龙腾跃,耕牛犁春,侍女含睇,禅意修心,马到成功踏风来,九天追月寄幽思。象物者,形神兼备;象字者,意蕴悠长。天然胜人工,根雕本真美。

阳春根雕艺术展厅里,铺展一场多么清奇、多么灵秀、多么浑然天成的盛宴!

这根雕,使浮躁的心变得澄澈了,使喧嚣的尘世变得静谧了,使疲惫的目光变得明亮了。

人们纷纷惊叹,空山藏古意,静水映初心!人们纷纷驻足,草木有灵犀,天工赐机缘!人们纷纷领悟,朦胧了又清晰,清晰了又朦胧,尔后最终永远清晰了!道法自然!容不得强求,容不得刻意。是顺应了、契合了、共生了的那么一份缘!

根雕承载的天然意趣,碰撞在满室驻足惊叹的观众心上,大家内心蓦然变成温润的玉盘了,只听见啧啧,啧啧,啧啧。

根雕承载的吉祥寓意,碰撞在流淌着烟火气的寻常日子里,日子也蓦然变成璀璨的星河了,也是啧啧,啧啧,啧啧。

它使你真切地感受到自然的灵秀、匠心的纯粹和生命的丰盈。它使你惊异于那一双双布满老茧的手掌,那年常与山野为伴的手掌,居然能读懂草木的心事,唤醒根魂的生机!

阳春的山水啊,你孕育了这些通灵的根本雕;也只有你,才能滋养如此淡泊谦逊的匠人!

除了阳春的山水,哪里再有这么纯这么真的灵秀之气!

愈端详愈通透。吉祥与清雅,自然与匠心,舍得与知足,都在根纹与神韵中交织。

耳畔是一声清越的鸟鸣。

根雕的命名颇显艺术。你看,《引福归堂》《仙猴偷灵芝》《过江龙》《东方雄狮》《侏罗世纪》《双人舞》《觅》《扬帆》《寿龟》……或寓意吉祥,或意境满满。

那些散落在山野的老根,或卧于溪畔,或埋于荒坡,在风雨中沉默半生,本是枯寂的存在。直到有心人的脚步踏过林间,那双透着光的眼,总能在杂乱的枝桠、虬曲的根茎间,瞥见藏在肌理里的“缘”。他们不迫不赶,不攀不附,背着柴刀进山,带着敬畏寻觅——不是所有根材都能成器,不是所有寻觅都有回响,他们懂这份“不可强求”,正如懂生活的平凡。

艺术家阿志的“志”字根雕,就藏在一截歪扭的枣树根里。那年深秋,他在山坳里捡柴,无意间踢到一块硬邦邦的东西,拨开腐叶一看,根须盘绕的形态,竟天然勾勒出“志”字的轮廓,与他的名字不差分毫。旁人啧啧称奇,他却只是擦了擦根上的泥土,淡然地笑:“是巧合,是缘分到了。”没人知道,他为了找一块合心意的心事,踏遍了阳春的大小山梁;没人细数,他对着一截枯根静坐数日,只为读懂它藏在纹路里的心事。这份“努力”,他从来不说,只当是与草木的对望;这份“收获”,他归结为缘,不贪不骄。

根雕艺术展的展厅里,每一件作品都在诉说着这样的故事。

那尊东方雄狮,天然的鬃毛翻卷如浪,眉眼间的威严无须雕琢,稍作打磨,便透出百兽之王的的气势。是树根自己想变成狮子,艺术家只是帮它拂去了尘埃。

寿龟驮着岁月缓缓爬行,龟甲的纹路是时光刻下的年轮,艺人将天然的弧度保留,便让

“延年益寿”的寓意跃然眼前;过江龙蜿蜒盘旋,龙身的鳞片是根材的天然节疤,艺人顺着纹路梳理,龙的灵动与磅礴,便在不言中舒展。仙猴偷灵芝,猴的顽皮藏在弯曲的枝桠间,灵芝的温润凝在鼓起的树瘤上,一静一动,皆是天工;荔枝饱满多汁,红褐的色泽是木材的本色,凸起的果粒是天然玉石,仿佛轻轻一碰,就能滴出清甜的汁水。

还有那些藏着心意的“字”与“境”。“福禄寿”三字,不是刀刻的规整,而是根材自然分叉形成的笔意,撇捺间藏着山野的随性;“不忘初心”的笔画,是树根扭转的弧度,每一笔都透着“坚守”的力度;“残荷听雨”最是妙绝,一截树根天然弯成荷叶的形状,边缘的残缺如被雨打湿的褶皱,仿佛能听见雨滴落在叶上的声响;“马到成功”的骏马,四肢是根材的分叉,脊背是天然的挺拔,没有刻意雕琢的肌肉线条,却透着一往无前的昂扬——这是自然的馈赠,也是艺人“顺势而为”的通透。

侍女像最见匠心。唯有头部是艺人细细勾勒,其余皆是根材的天然形态。那低垂的眼眸,似含着山野的清宁;那舒展的衣袖,似拂过春风的温柔。女儿家的温婉,是根里长出来的,艺术家怎敢多加一刀?这份克制,是对自然的敬畏,也是“不强求”的智慧。

耕牛拉犁的场景,藏着生活的本真。牛的身躯是粗壮的主根,犁头是斜生的枝桠,扶犁人姿态憨实。本土阳春的,就像这耕牛,相信只管低头劳作,缘分到了,自然有收获。他们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进山寻觅根材时,带着三分期待,七分淡然;雕琢时,顺着木纹的走向,不违逆,不勉强,成则欣喜,不成也不懊恼,尽力而后随

缘——这份随性,恰是根雕艺术的魂。

根雕的魅力在让树根做回它自己,所以只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,人人都是根雕艺术家。你看那市场里挥刀斩肉的猪肉佬,案板上的精准与力道,转身便能化作对根材的精准解读;田埂间躬身劳作的农夫,指尖触过树根的曲折,最懂里面藏着岁月的沉淀;机关里伏案的公务员,于案牍劳形之余,可借一根老根安放闲情;校园里传经授业的老师,能从扭曲的根节里看见坚韧;厨房里掌勺的厨师,深谙火候与分寸,雕琢根材时亦懂留白与取舍;街边清扫的清洁工,每日与尘埃相伴,却能从弃置的枯根中发现被遗忘的美……

寻常人家的角落,往往藏着不为人知的惊喜。或许是院角堆放的一截老树根,纹路里浸着阳光与雨露;或许是书房案头的半成品,稍作打磨便露雏形。一件件根雕,更像是一场开放式的邀约,创作者有心留白,邀欣赏者以想象力为刻刀,用各自的心境与感悟,补全那份独一无二的美好。你看它像游龙,他看它如卧虎,我看它似孤山,每一种解读都是对根魂的呼应,每一份想象都是创作的延续。

在阳春,这份全民性的热爱更成了一道风景。远近闻名的根雕艺术街,藏着这座城与根的不解之缘。街边的店铺里,既有老手艺人呕心沥血的精品,也有寻常百姓随手雕琢的小物;既有价值不菲的收藏级作品,也有可供把玩的平价摆件。

透过展厅和艺术街的静默根雕,我读懂了,最好的艺术,是自然的成全;最好的人生,是随缘的耕耘。精心雕琢,是努力争取;顺其自然,是通透随缘。

诗苑

船(外一首)

□ 林枢



帆旧得如黄昏,如黄昏低垂的云彩
桅杆,落尽岁月的叶
孤立寂寞的风中
拉长了冬日的流水线

我来,带着大海的问候
落日以慈悲修复湖水触碰的伤
一船一命一条流水
复活了遗忘的地点和时间

唤醒那些沉睡的石礁
沙尘埋葬了木板的遗囍
我等待月亮挂满桅杆
为一群古老的鱼实现远航的诺言

沙滩,小屋

白白的沙滩是一张网
我捕捉到一个一个的空浪
小屋,墙上挂满旧的时间
白天太阳进来坐坐
夜晚月亮进来坐坐

赶海的人,将影子挂在墙上
大海是空的。他撒网网他的影子
网眼残留的破洞,像个落山的太阳
长牵他暮年的绳索

只有海水,用日月囚禁他苦涩的平生
沙滩,小屋,渔网
是他生命的结节
鱼群在他喉管里游动
他仿佛要向大海,要回什么

中年之道

□ 砂子

步入中年隧道,意外发现
远离的人都回来了
认识的、不认识的
熟悉的、不熟悉的
亲近的、不亲近的
这次,他们的灵魂
以火的形式
在我走过的路上亮起来

青春时,喜爱四处闯荡
有多远闯多远
以为眼睛长出来只为了向前看
诗意的远方,神秘的星空,诱人的山峰
都想走一遍飞一回攀一次……
谁知,时光一晃,已到中年

走过的路恍如冬天的树枝
繁叶落尽,露出
干净、坚实、价值的部分
不断地凝聚、汇流、融合
成了一条向未来延伸的轨道
这次,不再疾行,放慢脚步
静静欣赏每一盏灯火
或蹲下来,细看
灯火下的小草又如何长出新芽

现实的人不写诗

□ 一束

晨光从窗透进来
我数着枕下掉落的发
一根、两根、三根
根根诉说着我是牛马

文字在电脑屏幕上爬成灰色的藤
每一个字都像拴住我的绳
我试图把晚霞揉进空白处
却发现电脑只剩下红红的批注

菜市场标着今日的菜价
白菜六块、冬瓜五块
我拿起手机扫码
一下不见八十八

他们说人生要有诗意和远方
可我低头却看到
催贷贷款的信息
所有想发芽的种子
都在现实的土壤里
变成了明天要交的账单

故乡之夜

□ 卢光磊

农历十一月初十夜晚,我与内人回到故乡老宅。

邻居小卢听见我老宅有动静,寻声过来。很久未见,便倚门闲谈。他在中山工地做工,这次回家是为吃喜酒。说起中山见闻,他提到了一位乡亲。这位老乡三十年前也是打工仔,经打拼,好不容易成了老板,身家千万,逢年过节回到村里,给村里每位老人都发红包,还出钱请戏班来唱戏,一时风光得很。可惜后来迷上了赌博,不过几年,输得精光。现在只好“马死落地行”,又回到工地打工,拉砖推泥。小卢感叹:“真的是创业难,守业更难。”

攀谈中,内人忽然问起,早些日子回来,夜晚总听见唢呐的声音,怎么回事?小卢说,那是为去世的人“打功德”,最近村里走了三个人,两个是八九十岁的老人,算是喜丧;另外一个刚六十出头的妇女,是村中最勤劳的,

有工做尽。前段时间,她家饲养一群鹅仔,那夜天冷,她烧木柴为鹅仔取暖,因忘了通风,一氧化碳中毒身亡。听后,三人一时沉默起来。话题沉了,我们透过天井,望天上半圆的月亮。内人说,很久没有感受田野的“披星戴月”了,何不趁此夜色,到田里走走?

我们从屋里出来,穿过窄巷,眼前是一条通往海边的水泥路。月光洒满小路,银白色的光辉让整个村庄显得梦幻而祥和。

记忆中,这里原没有水泥路,只有一条水渠,中间是流水,两边是堤基,后来在水渠旁边筑起水泥路。走在水泥路上,我寻思这里很适合运动,早上可跑步,晚上可散步。

行走间,清风不时扑面,月光下的四野,苍茫辽阔,寂静得只听到自己的呼吸。故乡真是个好地方!回想起来,我在城里奔忙,常心浮气躁,想找个地方排解烦闷,但怎么也没有

想到故乡才是最好的安心之处。故乡的美,就像江上的清风、山间的明月,永远在等候游子,只是我归来的次数太少,领悟得太迟了。

年少时,总想逃离乡土,以为离开了便不再回来。“未老莫还乡,还乡须断肠”,那是古人对故乡兵荒马乱的惧恨。如今故乡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焕然一新,应常回来看看。

月光下的故乡适宜放歌。我不禁想起与月亮有关的歌曲。那首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在耳边萦绕,“你问我爱你有多深,我爱你有多少,我的爱也真,我的情不移,月亮代表我的心。”有些情意难以言说,只能托付月光。我喜欢这首歌,也常唱这首歌,感受到要有恰到好处的心情把控能力,才能唱好。一次,我与一位教小学音乐的女子合唱,便觉得她唱不出歌中的韵味。我也爱唱《月之故乡》,“天上一个月亮,水中一个月亮,天上的月亮在水里,水里的月

亮在天上。”那飘荡的乡愁,今夜格外真切。

路旁鱼塘边的小屋,偶尔传来几声犬吠。我们起初有点惊恐,不过很快就明白,只要沿着大路走,不越界,那狗是不会扑上来的,它只是守着本分。

大约行走三四公里,我们来到了海边,沿着海堤漫步,内人饶有兴趣地踏着阶梯下到红树林的海岸,观察潮汐,只见海水正退潮,对岸闪着星火。忽然想起张祜那首《题金陵渡》:“潮落夜江斜月里,两三星火是瓜州。”此诗写客愁。我此夜无愁,只有勃勃的兴致。

往前望,是邻村渔港,灯火辉煌,比我们村更热闹。可我们觉得尽兴,不再前往,便转身折返。不禁想起《世说新语》里王子猷的句子:“吾本乘兴而行,兴尽而返,何必见戴?”

故乡之夜,充满诗情画意,让人沉醉其中,感受一份宁静和美好。

回家过年的路

□ 龙建雄

我的老家在湘南衡东一个叫石湾的小镇,京港澳高速公路离家乡的老房子一公里有余,坐在屋堂晒太阳,它近在咫尺。

近二十年来,我都要从最近的新塘出口上下高速。广州到老家555公里,这个数字用车轮不知测过多少次,相当准确。每一次来回,总是让我觉得,这边的家,那边的家,只是空间不同,感觉没有不同。我天真地想过,啥时候在石湾开个高速出口,该是多好的事。

几个月前,父亲打来视频电话,兴奋地说:“快了,快了,以后你回家,再也不用绕路三十里了!”父亲站在热火朝天的工地,背景是再熟悉不过的京港澳高速,他笑呵呵地对我说:“你看,你看,国家想得很周到,一边把路扩成八车道,一边给咱们石湾开个口子,两不耽误,通报说2026年春节前准时开通。”

看着父亲拍过来的画面,我仿佛看到十七岁的自己,穿着并不合体的绿军装,也是站在那片土地上,心却早飞到了外面的世界。

祖辈一代又一代守护着深沉的稻田,而年少我总是向往远方。1994年岁末,离家那天的路,一辈子都难忘。拖拉机“突突突”喘着粗气,把我从村子里送到石湾老街口;换乘去新塘的中巴车,在尘土飞扬的乡道上摇摇晃晃,三十多里路,能把人的骨架摇散;在老衡山火车站,终于等来带“K”字的绿皮火车,咣当咣当,十五六个小时,载着一个农家少年的所有憧憬,一直向北,向着武汉,驶向未知的未来。

从那时起,“老家”与“远方”,就是绿皮火车两端的两个世界,中间隔着山重水复,隔着漫漫时光。

军校毕业后,我扎根广州,回家的路,就成了每年春节必须攻坚的一场“战役”。世纪之初,广州火车站时常人山人海,无数焦灼的面孔望着售票窗口,为了那一张归乡的车票,不知要磨掉几层皮。印象最深是2003年,我带爱人一起回家,从汹涌的人潮边缘“突围”进去。妻子紧紧攥着我的手,掌心湿润冰凉,全是汗,直到艰难挤进硬卧车厢,她才如释重负。那一趟火车,依旧是不准点的慢车,依旧要转乘。春节回家的路,不仅疲惫不堪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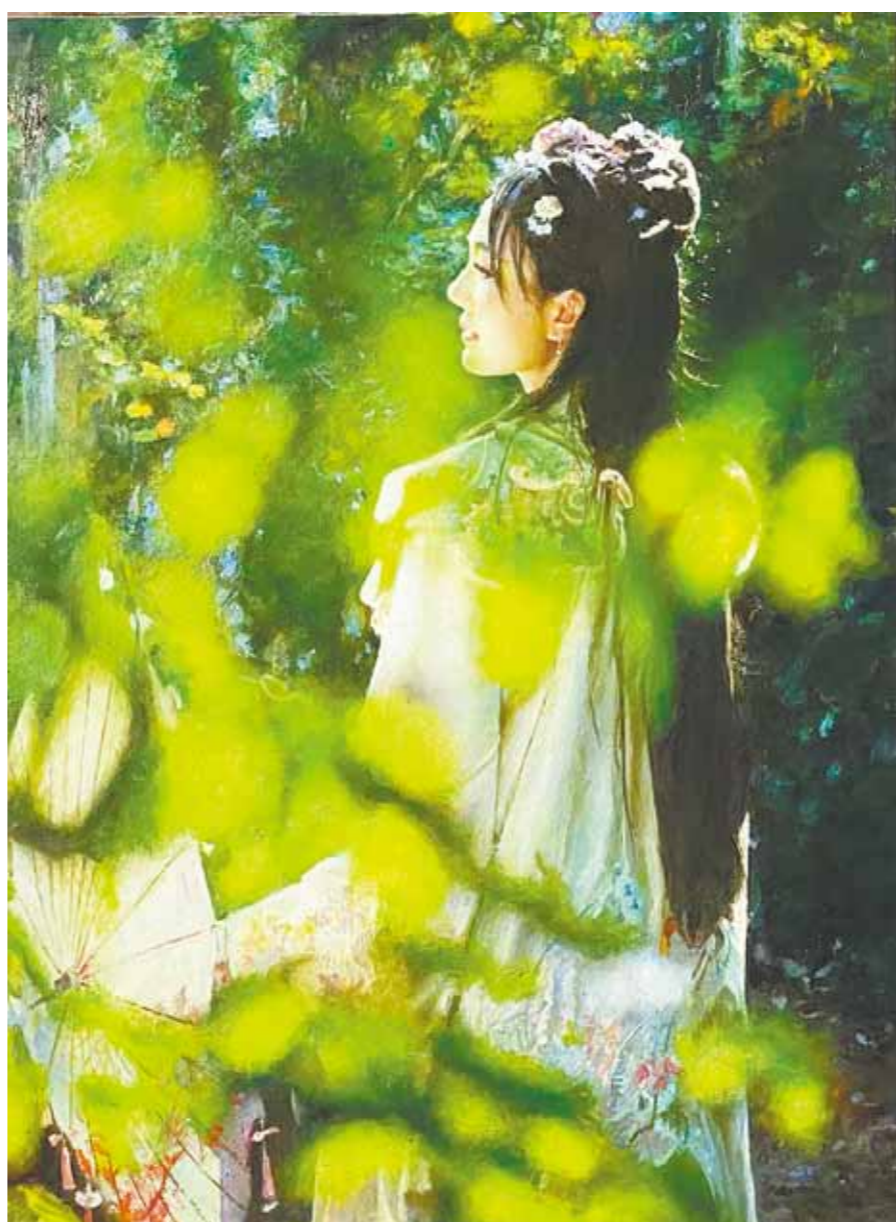
更是不确定的煎熬,每一次顺利抵达,都像侥幸中了一回彩票大奖。

家里添置小车以后,我便和一些朋友结伴开车回湖南。除107车道之外,京港澳高速公路是最佳选择。从广州城出发,走出清远,韶关、郴州、衡阳,最后到新塘出口下高速。韶关那绵延不尽的山路,是归途上最险峻的一段。长长的上坡,货车如负重的老牛,慢慢悠悠地爬;长长的下坡,必须全神贯注,紧握方向盘,生怕刹车片冒出青烟;遇到雨雪天气,路面结起一层薄冰,车行其上,真正是“如履薄冰”,心跳到了节拍上。忘记是哪一年春节,归心似箭,却遇大堵,我在韶关那段山路上足足熬了二十个小时。那时便想,这回家过年的执着,究竟是温暖奔赴,还是自讨苦吃?虽然那般想,但方向盘依然向着那个叫“石湾”的方向。

转机出现在2010年。武广高铁像一支银色的箭,呼啸着穿透粤湘鄂三省的山山水水,回家的时间单位,由“天”变成了“小时”。广州南站宛如大鹏展翅,候车大厅明亮宽敞,屏幕上滚动的车次信息,密集得让人心安,几乎每十分钟左右就有一趟北上列车。不过,春节回家的票,依然要抢,但“抢”得很文明,手机上设置预订,不限定车次与时间,一般都可以皆大欢喜。从容地去广州南站候车,两个多小时车程,保温杯的水还未凉透,广播提醒“衡山西站到”了。高铁,重新定义了家乡的距离,它不再是需要坚定毅力的征程,而是一段惬意欣赏窗外风景的短途。要是开车回家,随着乐广、广连等新的高速公路贯通,选择多了,路途也顺了,说说话,听听音乐,差不多六小时就到老家。

可以预见,今年春节前夕,我带着老婆孩子开车回家,不再需要在新塘提前拐出那条奔腾的车河,而是顺着改扩建后的京港澳高速一路向北,继而听导航说:“前方即将到达石湾出口,请提前走最右侧车道。”我把方向盘轻轻一打,车子滑出主道,不用两分钟,就能看到茶石村头那缕熟悉的炊烟,见到翘首盼望儿孙归的父母。

佳作欣赏



雨后(油画) 关则驹